



她把《黄河怨》演唱到极致，至今无人超越；高徒众多，90高龄仍在培养歌剧人才

## 中国声乐教育“掌门师太”郭淑珍



今年已经90高龄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、声乐教育家郭淑珍，要把时间掰成好几块，在琴房、歌剧院中心、声乐大赛现场和国外音乐学院间马不停蹄地忙碌着

本报记者 完颜文豪

进入人生的第90个年头，郭淑珍仍不知疲倦地奔走于琴房与剧场之间，年龄对她来说似乎只是一个数字而已。

在北京鲍家街43号院的中央音乐学院校园里，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，每周要给7个本科生上两个下午的课，下半年要去至少6个国家和地区当声乐比赛的评委或交流访问。

第一次看她在琴房教课，会发现这个声乐歌剧系的老教授有着和她年龄不相符的旺盛精力。

发现学生唱得不对，原本坐在墙角沙发上的郭淑珍，会突然站起来，快步走出3米多远，一把将学生拽到镜子前，给学生示范正确的发声方式。

有时，她站在琴房中央，让伴奏停下，抬起双手，右脚掌“拍打”着木地板，一遍一遍、一句一句地指导学生。

几乎每堂课都有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，走到她的琴房前，随时推门而入，唱上一段让她指点。

### “教育是根植于内心深处的爱”

“如果一个学生到下课了还没唱对，我让他走了，他就觉得自己遇到了大问题，慢慢就没有了信心。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在课堂上让学生唱对了，给他一个信心，让他知道多大的问题最后都能克服，他能做到。”郭淑珍用严苛来“保护学生的歌唱心理”

2017年6月23日下午，中央音乐学院教学楼8层一间宽敞的琴房里，大一学生李一凡第一次见识到了郭老师的严厉。

唱了一首《花非花》后，李一凡被郭淑珍指出“花”字发声不对。随后，一个“花”字，半个小时里，李一凡唱了不下50遍。在听到老师一次次大声喊出“不对”“还不够”“不好”后，这个1997年出生的女生开始低声抽泣起来。

在李一凡出生的那年，中央音乐学院的大一新生谢天，第一次上课就被老师的严厉吓住了，“有个学姐在课上练习唱歌，完成得不是很好，结果被老师说哭了，老师就说‘不许哭，要哭出去哭，哭完了进来继续唱’。”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如今已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硕士生导师、副教授的谢天，慢慢明白了郭淑珍对学生的良苦用心，“声乐教育上，在学生需要突破、战胜困难的时候，正是她这种严格的要求，帮助学生真正突破了自己。如果没有她这种严格要求，学生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会达到同样的效果。”

郭淑珍把这种严格解释成是在“保护学生的歌唱心理”，“如果一个学生到下课了还没唱对，我让他走了，他就觉得自己遇到了大问题却没办法解决，慢慢就没有了信心。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在课堂上让学生唱对了，给他一个信心，让他知道多大的问题最后都能克服，他能做到。”

在另一个女生练习的时候，郭淑珍把李一凡拉到身边，侧身贴着她的小脸，在她耳边细声讲解怎么克服发声问题。

4个小时的课程快要结束时，郭淑珍又让李一凡唱了一遍。听完这一遍《花非花》，郭淑珍喊了一声“对！就是这样。”最终，李一凡带着信心走出了琴房。

中央音乐学院歌剧中心秘书、歌剧执行制作人傅冠齐，跟着郭淑珍做了10年的助理，有时候他看到这位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、声乐教育家专业上的较真儿，会开玩笑地说她“有强迫症”。

傅冠齐张口就能说出一连串的细节：“每次带着学生去演出，她都会在开场前上台试声，找到演唱效果最佳的位置；学生在台上应该走两步，如果多走了一步，她就会批评；去年到加拿大交流，演出前钢琴摆得靠前了一点或靠后了一点，她都要管；学生眉毛化了妆没有，衣服有没有褶皱，她都能挑出毛病……”

严师出高徒，是对这位中国声乐教育“掌门师太”在教育成就上最贴切的描述。从事声乐教育半个多世纪，她培养出了张立萍、孟玲、王秀芬、邓韵、幺红、吴碧霞等一大批声乐人才，他们中有的在国内舞台上的歌唱家，还有的已是桃李遍天下的音乐学院教授、副教授。

当了声乐老师之后，谢天对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提出“先做人，再学艺”的要求，他希望把老师郭淑珍的这种教育理念传承下去。

几十年里，郭淑珍不厌其烦地嘱咐学生“做人要善良、要谦虚”。

傅冠齐记得，“很多人都说郭老师是声乐艺术上最顶尖的宝石，她总说自己是根基，未来的学生才是宝石，会超越她，走得更高。”

听着学生讲起生活中的郭淑珍，会觉得这是一个“非常两面”的老师，一面是课堂上的严厉，一面是生活中的暖心。

有学生得了感冒，她会到诊所买一堆药带到学校。她总觉得刚毕业的学生不容易，就让他们住到自己的一套空房子里，不让学生出任何费用，还自己掏钱给他们交水电费物业费。

有一次，傅冠齐要去韩国出差，她早早地给他打了电话说：“穷家富路，你工资不高，没多少钱，我给你备了一点钱。”

这个从教了半个世纪的声乐老师，自认为“比学生的父母更懂学生”。说起跟学生们之间的关系，郭淑珍言语间显得颇为自豪，“学生找我聊音乐，还跟我聊生活上的事儿，他们的性格和优缺点，连他们父母也未必有我清楚。”



▲ 2015年8月，郭淑珍在国家大剧院以88岁高龄再次演唱《黄河怨》。

(吴建平摄)

▲ 1977年，郭淑珍在一次演出中的照片。

新华社记者张雅心摄（1977年7月27日发）

▲ 1959年，在庆祝建国十周年音乐会上的郭淑珍。

新华社记者蒋齐生摄（1959年10月5日发）



植于内心深处的爱”。

### 听着各家店铺门外“话匣子”长大

父母虽都不识字，但给了郭淑珍一个自由自在的成长环境。郭淑珍从小性格开朗、灵动，“学音乐的人思维要开放，不能守旧、古板，打小的这种性格对我以后在音乐上帮助极大”

郭淑珍把《黄河大合唱》中的《黄河怨》演绎到了极致，国家一级演员王秀芬说，“郭老师的演唱至今没人能够超越。”

6月18日傍晚，鲍家街43号院外的一条胡同里，满头白发的刘家华焦急地站在路边。一小时之后，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将有一场音乐会，75岁的刘家华想看一眼她年轻时的“偶像”郭淑珍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在原化工部研究院工作的刘家华，“拿着每个月50元的工资，却买了两张120元的票”，去北京的天桥剧场看郭淑珍演出的《货郎与小妞》和《叶甫根尼·奥涅金》两部歌剧。

晚上7点，观众陆续进入音乐厅，还没领到票的刘家华有些焦虑，连说了几次“太遗憾了、太遗憾了”，仍站在门口守着。站在旁边的朱定清要幸运很多，她很早就托朋友领到了一张票。年近70岁的朱定清，曾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播音员，她还记得第一次听郭淑珍唱《黄河怨》时的感受，“听完非常震撼，学美声的（郭淑珍）把我们民族自己的作品演成那样，听着眼泪就出来了，真是唱出了民族的呼喊。”

到了这场“郭淑珍教授从艺70周年音乐会”的最后一个曲目，王秀芬要登台演唱《黄河怨》，演唱之前，她把郭淑珍邀请到台上，想请老师再示范一遍《黄河怨》的唱法。

一曲《黄河怨》，台上台下一起回到了那个战乱动荡的年代。1939年初，在陕西延安的一个窑洞里，34岁的作曲家冼星海正谱写着诗人光未然作词的《黄河大合唱》，第六乐章是女高音独唱《黄河怨》。那时，距离延安700多公里的天津，生活在沦陷区的一个12岁小女孩不会想到，日后人们说起这首《黄河怨》，都会提到她的名字。

1927年，郭淑珍出生在天津一个普通家庭。父亲郭鸿志16岁从老家山东跑到天津谋生，在杂货铺里当了10年伙计后成家立业，在街边开了一家肉铺。

童年时的郭淑珍，在家里跟着母亲哼唱起当时的河北民歌，听着各家店铺门外“话匣子”里唱的评戏、梆子、曲艺，像小男孩一样在街巷里跑来跑去。因为天生一副好嗓子，邻居喜欢叫她“小铃铛”。

“父母虽都不识字，但并不像那时候封建社会里的人，用落后观念束缚教育孩子。相反，他们给了我一个自由自在的成长环境。”郭淑珍至今仍感激观念开明的父母。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，她从小性格开朗、灵动，“学音乐的人思维要开放，不能守旧、古板，打小的这种性格对我以后在音乐上帮助极大。”

小学四年级时，她跟着音乐老师学会了五线谱，因为嗓子好，每到星期一的学校周会便登台唱一段京戏。中学时她又参加了教会里的合唱团。

1946年，中学毕业的郭淑珍报考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（以下简称“北平艺专”），被从比利时留学回国的音乐老师赵梅伯看作是学音乐的好苗子。当她把考取通知告诉家里时，父亲坚决不同意，“在他的传统观念里，当医生和老师才是正当的职业，学音乐的以后就是个戏子，是一种下九流的职业。”

第二年，遵从父亲意愿去北平参加护士学校招考的郭淑珍，又偷偷报考了北平艺专。赵梅伯又一次见到郭淑珍时当即决定对她免试录取。

这一次，她找来南开大学毕业的表哥说服“没有太多学问”的母亲，“父亲很相信有学问的人，表哥就告诉他，音乐是

艺术，不是下九流。”

“啥是艺术？”

“比方说，你穿这个长袍，给你找块布缝得像口袋一样给你穿，那就不艺术，要是给你做了腰身、领子，这就艺术。她嗓子好，要培养她学音乐。”

父亲听得似懂非懂，就不再管了。

### 音乐家是怎么炼成的

寒暑假回到天津，家里没有钢琴可以练，她就晚上躲在被窝里，想象着眼前有一架钢琴，用双手比画着弹琴的样子练习指法

在北平艺专的同学眼中，这个音乐系的女生“声音洪亮、练习很勤奋”。

今年90岁的何振京和88岁的老伴洪月华曾是郭淑珍在北平艺专时的小师弟和小师妹。他们印象中，在这个徐悲鸿任校长的学校里，音乐系的教学条件异常简陋，“现在用的都是施坦威(Steinway)这样的世界名琴，当时见都没见过，整个学校只有几架立式钢琴，人多琴少，学生从早到晚在琴房门口排队，夜里两点多还有人在练琴，当时叫‘人歇琴不歇’。”

“音乐系的琴房是一间间的小平房，每间只能摆下一个小小的钢琴。再摆一个凳子，屋里就没有地方了。冬天一开门，风就呼呼啦啦地往里灌。”洪月华提起当时的上课条件时说。

那时，刚刚20岁出头的郭淑珍，总是天没亮就跑去小平房抢位子。冬天酷寒难耐，她就揣个热水袋去练琴。

琴房外头是一大片农田，农田那头的一条土路上，白天的时候行人、马车来来往往，郭淑珍一边在琴房练声一边从窗户往土路上望去，“看看人家会不会往我这边看，要是有人看了，说明我的声音已经够高了。”

寒暑假回到天津，家里没有钢琴可以练，她就晚上躲在被窝里，想象着眼前有一架钢琴，用双手比画着弹琴的样子练习指法。

在北平艺专学音乐时，郭淑珍第一次听到了《黄河大合唱》。“光未然和冼星海是谁，曲子是怎么创作的，那时候都还不知道这些，只觉得这曲子好听，能亮嗓子，能发挥自己，就拿着谱子跟同学学着唱了。”

1950年，北平艺专和其他几所音乐学院合并，成立了中央音乐学院。两年后，郭淑珍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国家歌剧人才严重匮乏，郭淑珍和她的同学们都没有真正看过一场舞台上的西方歌剧。1953年，郭淑珍和吴祖强、李德伦成为第一批被国家选派到苏联留学的音乐人才。

初到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时，郭淑珍观看了一场由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和国家合唱团演出的俄语版《黄河大合唱》，“当时听着很别扭，《黄河怨》唱得还没我好，唱成俄语版不是那个味儿了。”

1955年，郭淑珍在声乐演唱上已经达到专业的水准，在莫斯科不断接到剧院的演出邀请。她扮演普契尼歌剧《艺术家的生涯》中女主角咪咪和柴可夫斯基歌剧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中女主角塔姬雅娜，登上了莫斯科、乌克兰等地的剧院舞台。

1958年，郭淑珍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毕业，并荣获“歌剧和音乐会优秀歌唱家”称号。她的名字被永久镌刻在学院的大理石金榜上。

留苏期间，她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在苏联演唱中文版的《黄河怨》。随后，她找到比她晚一年留学苏联的严良堃，请他把《黄河怨》总谱改编成钢琴谱，方便平时练习。

在1957年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，郭淑珍演唱了歌剧《蝴蝶夫人》咏叹调和《黄河怨》，获得了当年歌唱比赛的金奖。“当时只觉得《黄河怨》这支曲子音乐非常好，自己在声乐上完成得也非常好。”

而这次演唱之后，郭淑珍再次登台演唱《黄河怨》，却是18年后。

### 触及灵魂深处的演唱

“经过3天3夜的纠结和折磨，我认识到这不是一个个体的哭诉，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呼声，我要表达出一种悲和惨，最后又萌生出一种愤怒，把中华民族的愤怒唱出来”

2017年6月28日，90岁的郭淑珍坐在中央音乐学院一间琴房的沙发上，回忆着那段深受折磨的往事，突然语气加重，说道，“那三天三夜真是太痛苦了。”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《黄河大合唱》被当成“修正主义”“国防文学”，后来又改成了《黄河》钢琴协奏曲，“留曲不留词”。

1975年，冼星海逝世30周年，他的夫人钱韵玲给毛主席写信希望能恢复演出《黄河大合唱》，很快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复。

随后，选拔男女独唱的任务在中央音乐学院、中央歌剧院、中央乐团悄然展开。正在北京昌平一个村子里开展“开门办学”工作的郭淑珍，被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紧急叫回学校。

1957年后再也没演唱过《黄河怨》的郭淑珍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茫然，“原来的歌词好多年都不让唱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表现出来。”

回到学校之后，赵沨听了一次郭淑珍的演唱。这一次，她“按照原来的唱法，唱得很卖力”，以为院长会说些“嗓子不错、高音挺好”之类肯定的话。让她没想到的是，赵沨只说了几句看似毫无相干的话：“我家里有一张唱片，是法国人唱的流行歌，嗓子跟你们没法比，但那个感情！”

郭淑珍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院长说到“感情”两个字，就没再讲下去。但她听出了深意，“他说我们嗓子好，但感情呢？没有！”

离正式选拔还有3天时间，郭淑珍白天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夜里在床上干躺着。《黄河怨》里的歌词“风啊，你不要叫喊！云啊，你不要躲闪！黄河啊，你不要呜咽……”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出现在她的脑海里，“3天3夜没睡觉，纠结怎么唱才有感情。”

48年人生经历里的点点滴滴在那3天全浮上心头，她回忆起童年时在沦陷区的天津当亡国奴的日子，想到了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里李勇奇的母亲哭被土匪杀害的儿媳妇的场景，翻找出冼星海的创作札记里写的“唱《黄河怨》必须要有非常浓厚的感情，要不然唱不好”……

一时间，千头万绪在脑海中翻江倒海般来回碰撞。那3天里，郭淑珍反反复复想着自己以前对《黄河怨》的理解，“过去我唱到哪儿的命啊，这样苦！生活啊，这样难！”，认为那写的是一种宿命，仿佛看到一个妇女在弄堂里跟人吵架的场景。”

“经过3天3夜的纠结和折磨，我认识到这不是一个妇女、一个个体的哭诉，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呼声，我要表达出一种悲和惨，最后又萌生出一种愤怒，把中华民族的愤怒唱出来。”在这一刻，郭淑珍才真正懂得了《黄河怨》。

站在中央乐团的大厅里，郭淑珍凭着内心里的感觉唱着《黄河怨》，3天里积攒的所有情绪喷涌而出。“唱完后，我躲在大厅的柱子后面，手脚都是冰凉的，不知道唱得怎么样。”

当时担任选拔评委的音乐指挥家李德伦，向柱子后面的郭淑珍走过去，跟她说：“哎呀，你唱得太好了，把我们都唱哭了。”

没多久，冼星海诞辰音乐会在北京民族宫举行，郭淑珍演唱《黄河怨》的第一场，台下坐满了刚被放出来的文艺界“走资派”，演出结束后，一个舞台监督跑去告诉她，“台下的人全都哭了，我也哭了。”

中国著名音乐家李凌听完郭淑珍的演唱后，写出了这样的评价：“她不仅把《黄河怨》唱活了，而且唱深了。她把词曲作者的最深的艺术想象力，完整地、深刻地体现出来了。当她唱完这首歌时，她自己久久才能恢复过来。而听众呢，心情也是长时间不易平静。”

对郭淑珍来说，那3天3夜的痛苦经历，让她的演唱“触及灵魂深处”，“除此之外，再没有别的语言可以代替这种感受”。

### “不用扬鞭自奋蹄”

“不用扬鞭自奋蹄”